

詩人 · 鳥族  
——訪鄭愁予

採訪、撰文：王曉章（香港城市大學）

interview

《詩經》有云：「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。」訪問鄭愁予這位詩壇大家前，這句話一再浮現腦海。記得初遇鄭教授時，我忐忑地向他說明採訪一事，他微笑著說：「如果有時間，一定接受你的採訪。」一點沒有我想像中的名家架子，是位謙和老人。

訪問由他著名的詩作《錯誤》開始。這首紅遍大江南北的小詩，被譽為「抒情詩的絕唱」。鄭教授興致勃勃地朗誦此詩，並解釋它的由來：「當時我想寫一首抗戰時代的詩，想寫母親那個時代，於是『小城』、『馬蹄的聲音』這些意象就出來了。我用了這個方式來表達所謂『閨怨』。我們知道，閨怨詩以李白寫得最動人，他以男性詩人和發言人的身份，替女性寫。男人離家去打仗，家裡等待的婦女會有哀怨，這就是閨怨，那麼發言人應該是男人自己。」

## 無常觀與烈士

鄭教授說，《衣鉢》是他印象最深刻的詩作，因為它很清晰地表達了他作品的核心思想。「我的詩想表達基本的人類狀況，那就是『無常』。面對無常，積極的人會把這一生的時間好好度過，內心會產生佛家般的悲憫。」

無論你多麼富有，多麼有權力，最後也

是一樣。「如果你是清苦的，也沒有關係，只要能滿足自己就可以。這種想法，常常出現在我的詩作裡，是欣賞我的詩作最重要的切入點。《衣鉢》這首長詩，是表達我這種無常觀的最好作品，而且它和我們民族實際的情況是有關係的，不只是抒發個人的感情。」

至於短詩，他說《三二九前夜》是最有感觸之作：「我寫一個烈士坐在火車上擦他的槍，用一面第二天要升起來的旗子蓋著臉。然後這個青年從一個小站下去了，準備第二天的行動。只有能夠洞悉、能夠了悟時間無常的人，才有可能犧牲自己的生命，爭取永恆的價值。如果一個人想著將來可以大富大貴，他就不可能去做一個烈士。所以無常觀基本上是烈士的精神推動力。」

## 詩人是鳥族

鄭教授將詩人的天性比作鳥族：「我不願意停留在一個地方，不會把自己弄成一個學院派的詩人，只埋在書堆裡找材料。這不是我的性情。真正的詩人性情是各處漫遊。我們看唐詩，沒有一個詩人的主要作品是在家鄉或者工作的地方寫成的，多半是在各地、特別是在旅行過程中寫成的。這是詩人的基本細節。所以我會把詩人比作一種動物，就是鳥。詩人和鳥族，非常接近。」

有人認為詩歌難解，但他認為一首成功的詩是一件藝術品，不存在難懂、不懂的問題。「如果別人不能理解一首詩，那麼這首詩本身是失敗的，它不是一個藝術品。很多詩很難解，是因為它還沒有完成，還是一堆材料的狀態。譬如你蓋了一個很大的宅邸，外邊的門牆讓人看到你的藝術觀、你的地位。進去後人們看到庭院非常美，讚嘆『真是好』，你就可以滿足了。一首詩讀了，讓讀者覺得辭藻非常美，意境非常新穎，內容也可以了解到，也會產生共鳴和感動，就夠了。至於宇宙觀、生命的無常等等，就沒那麼重要。像《錯誤》這首

詩，讀者不必知道我童年的記憶。這首詩從表面上能讓人懂，沒有晦澀的文字，就是一件藝術品。」

提及時下新詩過於直白，他指出含蓄不能丟。「含蓄並不是難懂，含蓄是可以體會出來的。語言本身不是透明的，但它精準，每一個字在語義學上都能表達精確的含義，如果它是一個有典故性、文學性的字，也很容易從典故裡聯想到所要表達的是甚麼。現在，許多大白話、俗語、俚語、土話被放進詩裡，看起來很容易懂，但它本身的結構卻讓你不懂，不知道它為甚麼說這種話，在這裡說的意義是甚麼，它企圖要表現的是甚麼，未來的發展是甚麼。邏輯的思維是沒有的，讓人看不懂，等於是一種『看得見的晦澀』。」

### 以詩籲和平

談及近期計劃，他說：「我有很多詩集、很多材料需要完成。一本是寫歐洲文化的，我想用中文寫，將來把它改成英文。第二，我要為自己的詩集分門別類，重新出版。抒情詩我不會再改，但記事的，可以修改。葉慈這個愛爾蘭詩人，也修改過自己的作品。有人說，修改自己的作品重新發表是不道德的，因為讀者已經熟悉了你的句子，但我認為歷史或記事的長詩是可以修改的。」

說到記事詩，他略為激動：「我寫記事詩，希望能幫助弱勢的族群脫離危險和不安。我住在金門，金門面對大陸，我現在寫很多詩都在呼籲和平，讓大家了解『一個中國』的說法是和平的、唯一的選擇。承認一個中國，並不是承認這世界上只有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，大陸只是提出這麼一個口號。和平第一，中華民族不能再互相爭鬥了。最使人覺得難過的是東南亞的華僑。因為內戰沒有人管他們，當地人就欺壓華僑。我現在寫詩，集中關懷這個事情，就是在一個中國的架構下談和平，每一方有自己的憲法，這兩個憲法可以尋找共同

點，和平共處下去。現在台灣搞獨立的人的聲音還是響，慢慢地一個中國被人們接受，那麼和平就有希望。」

## 屈原的後裔

鄭教授認為，寫詩是一個自然經驗積累和模仿學習的過程。「我的第一首詩只有一個經驗，就是在小教堂裡的十字架。我每天都看到它，所以就用十字架作為一個意象。湊巧，十字就是十字鎬，礦工用的，那麼就變成了詩裡的主題意象。許多的經驗存在於記憶裡，如果還是覺得不夠的話，用個筆記本記下在現實裡經歷的事情。它幫助妳提升自然經驗，幫助你的潛意識。很多人這樣寫詩，包括很多名詩人，都有做手記，有很多材料。他們很想寫一首詩，就去翻著看，忽然有一兩句有感覺，就開始寫。這也是一種練習。好像蕭邦的練習曲，很好很美，但它不是交響樂。交響樂是有規格的，每個樂章都有相應的調，而練習曲不是這樣。寫詩也是如此。平常就用練習曲的方式寫下來，等真正寫詩的時候，再去尋求需要的部分。」鄭教授最後總結道：「人人可以寫詩，只要妳愛詩，有『性靈』在那裡，你就是屈原的後裔。屈原是堯帝的後裔，堯帝是第一個詩人。」

鄭教授又傳授了寫詩的入門方法。「有人問道我寫詩應從寫甚麼開始？我說，你先在稿紙上寫一個『我』字，有了『我』就有很多聯想，比如『我是誰？』、『我想做甚麼？』、『我昨天獲得了甚麼？』。這首詩發展下去，在文字和語言上要慢慢磨練，但開始之後，就不怕沒有路走。」